有时候，珍惜即是挽留

甘 露

人生没有完美，这句话经常会在生活中听到或者在书中读到，但是我之前听到都没有走心，直到有一天从爸爸的口中说起。

那句话是他10年前对我说的。那次，我是从北京回成都看他和妈妈。吃完丰盛的午餐后，妈妈就出门买东西去了。爸爸少有地唤我到客厅，说“露露，我要跟你说一件事”。他刚开口我就有不祥的预感。我看着爸爸，他非常平静地说自己得了肺癌而且恐怕已经转移了。那一刻我没有崩溃，我不想在他面前表现出这些。我们都沉默了一会儿。我不敢看爸爸的眼睛，眼泪忍不住往下掉，但是我还是没有说话，我懂我父亲就像他懂我一样。爸爸没给我擦掉眼泪，他早就预料到这种悲伤。

过了一会儿，爸爸说了他的一些想法，我看到爸爸也用手擦了擦眼睛。他跟我说了他的担心和愿望。我以为他会说对我的期待——从小到大我一直想做像他一样优秀的人，读书时他对我要求很严格。可爸爸说的是：“人生没有完美，女儿，这句话你要记住。爸爸知道你很努力，爸爸有你也很骄傲，但是接下来的生活中，最重要的是要按自己的方式快乐地生活，这是最重要的。爸爸也想多陪伴你们，但是我心里很清楚，现在情况不是太好，你现在很成熟，我也不想瞒你了。你妈我还没跟她讲……”我们大概聊了半个小时后，妈妈的脚步声响起，我和爸爸都默契地擦干了眼泪。我若无其事地给妈妈开了门。

我遵从爸爸的想法，暂时没有告诉妈妈。我知道他会亲自告诉她，在他认为合适的时候。我尊重我的父亲。我甚至崇拜他。爸爸生病到他离去的这个阶段更印证了这一点：他是一个多么值得尊重和爱的人。

爸爸说，其实4年前的一次体检已经怀疑是恶性，他决定不去做进一步的检查和手术了。这是他的选择，他想尽力过有质量的生活。他知道如果告诉我们，可能家里人会劝他去做一次次的治疗——他的情况开刀切除也并不一定适合，爸爸本来就懂医。回想那4年，爸爸确实在按自己想要的方式和我们生活着。

爸爸几乎从没向我主动说过要某样东西，我想起他之前曾经说过想要一支录音笔，我当时觉得很正常。因为爸爸喜欢写作，但是眼睛老花了，我觉得录音留下来一些资料也比较有意思。在我心里爸爸一直与时俱进，不是落伍的人。当时我觉得他的这种想法特别好，就以最快速度挑了支录音笔寄给了他，还在电话里教他使用的步骤。没想到那时候他是觉得时间紧迫，该做这样的事情了……

生病的情况就这样被他瞒了4年。妈妈也不知道，他不想过早让我们承受痛苦，甚至一开始在心里已经拒绝了让我们分担。他自己承受了全部的事实。从小到大，我是一直被他呵护的女儿，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，他也在拼命地爱我和保护我。

他是有文化的人，有文化和有知识还不一样。他是一个特别的人，选择坦然地面对、平静地告别。他爱君子兰，我现在懂了，他是爱它的气节。他就是这样一个内心高贵的人。

那场父女的对话过去近一年后，爸爸离去。离去前他虽然虚弱但体面地躺在病床上，我拉着他的手。想用体面这个词，是因为爸爸虽然经历着病痛无休止的折磨，可是他依然保持着一种体面。妈妈也很贤惠，一年来任劳任怨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。我们是一对含蓄的父女，深爱着对方，可是很少说一些肉麻的话。我从小到大也只是在信中或者父亲节给爸爸的卡片中写过。但是此时，我知道我想说。我就跟爸爸说，您感到痛苦，您就放心地走吧，妈妈我们会照顾的。我永远爱您。爸爸最后的时刻，神智是清楚的。他说：“露露，我也爱你。我很知足，我有个好妻子、好女儿、好女婿。我想多陪你们一些日子，多活个十几年，但是遗憾现在不行了，我们来世再相见。”这是爸爸留给我最后的话。

令人伤感但温暖的告别。

愿我们珍惜自己不完美的生活。有时候，珍惜即是挽留。

引路人

王孜轩（20岁）
山东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学生

愚者与引路人（小说）

卞崇彬（26岁）
山东滨州市沾化区富源中心学校教师

这是一片无尽的黑暗，巨大的压力让他无法呼吸，从鼻腔和嘴里溢出的气泡不断上涌，遮住了他的视线。他疯狂摆动手臂，去触摸上方那唯一的光亮，可身体却依旧在下落，视野逐渐模糊。

就在这时，一只手从那片光亮之处伸进来，将他紧紧拉住。

“不要放弃啊！”

……

暴雨倾盆而下，夹杂着沉闷的雷声，这是一个适合睡觉的雨夜。可男子突然从噩梦中惊醒，他大口大口地喘息着，惊讶、疑惑、陌生、焦虑，复杂的情绪骤然涌上心头。

扭头看向窗外，雨水如幕布般笼罩着视线，隔绝了外界的光源，脑海里只回荡着雨滴敲打的声音。

他失去了所有记忆。他是谁？如何来到这个房间？房间之外，又是一个怎样的世界？这一切仿佛只是一场梦，而他尚未清醒过来。

房间十分昏暗，但依旧可以看出它的简约整洁，一张床，一张桌，还有头顶上的一盏灯，除此之外别无他物。

男子很想在房间里搜索一番，寻找过往的蛛丝马迹，但这里的空旷让他感到恐惧。

然而只是望着天花板对恢复记忆并没有帮助，他决定下床，来到落地窗前，凝望着外面的世界。

窗外的全息投影传来冷冰冰的播音腔：“孤独的人总是自寻烦恼，试着发现开心的事情吧。”

“是在说我吗？”男子喃喃自语。

但他还不知道自己是谁，所谓的烦恼和快乐并没有意义，有的只是内心的虚无。

突兀的敲门声回荡在房间里，也在他平淡的内心里激起一层涟漪。

打开房门，长袍之下，一位老者正站在那里，男子看不清他的面庞，却能够感受到他内心的坚毅。老者看着男子，打量许久，才点点头说：“跟我走吧，愚者。”

“愚者？这是我的名字？”男子问道。

“不。”老者摇摇头，“这是你的身份。”

“那我究竟是谁？”男子没有停止追问，这对他来说非常重要，而眼前之人是唯一一个能够给予他回应的。

“你是愚者。”老者点点头，仿佛确认了下来。

男子疑惑地看着面前的老人，从他的语气当中，男子似乎感受到前后两次“愚者”并不代表同一个意思。

“那您又是谁呢？”

“我是你的引路人。”

老者率先动身，朝着外面走去。

男子犹豫不决，他对外面的环境一无所知，但老者并无等待的意思，只是按照固定的步幅逐渐远去，他也只好迈出房门快走几步。

走廊两侧，样式相同的房间紧密相连，房门上甚至没有门牌号码，也不知引路人是如何准确地找到他的房间的。

走了许久，周围的风格丝毫没有改变。如果不是能够碰到其他引路人逆向而来，男子会怀疑是一直在原地绕圈。

就在他的耐心即将耗尽，询问引路人究竟要去哪里之时，城市的一角很平滑地出现在他眼前。

各式各样的浮空车穿梭在高低交错的摩天大楼间，行色匆匆的路人在被冲刷干净的街道上踩出泥泞。半空中，金鱼投影首尾相连，吐出的泡泡却一反常态地向地面冲来，仿佛是流出的口水。

男子吐出一口浊气，走在人群之中，紧张的心情也随之得到缓解。

然而下一秒，引路人的话却让他再次提心吊胆。

“不要和周围的人说话，他们并非与你同行。”

“这是为何？”

“没有人愿意与愚者同行，这会衬托得他们也像是愚笨之人，所以这只是你一个人的旅途。更可怕的是，会有‘伥鬼’隐藏在其中，他们非常乐意把你拉入人群之中。”

不过天空中的全息投影显然有不同的理解，播音员带着令人发毛的标准式微笑紧追不舍，然而这微笑后面，似乎并没有指向一个活生生的人，而是一种程序、一个零件、一串代码。环视四周，路人果然都顶着一张麻木的脸，面无表情，毫无生气。

播音员不断聒噪着：“孤独的人总是无病呻吟，试着与周围的人建立联系吧。”

听到这些，男子不由得裹紧衣服，紧赶两步，离引路人更近一些。

在一处岔路口前，他们停了下来。

“为何停下？”男子问道。

“前方有岔路。”

“可你不是引路人吗？”

“但这是你一个人的旅途。”引路人再次强调，“所以选择要由你来做。”

“是你让我跟你走，现在却让我自己来作决定，要引路人何用？你总说这是旅途，可开启这段旅途的目的是什么？我并没有想开启这段旅途。”男子有些愤怒了。

引路人并没有因为男子的质疑而生气，仍旧平静：“你的出生也并非遵循你的意愿，可你还是来到了这个世界。人也并非总会主动踏上一段旅程，我的任务就是将你从那个房间中接引出来，至于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，引路人无法替你作决定。”

“可是，你怎么知道我愿意从那个房间里走出来，而不会继续待在屋里？”

“因为，你想要知道自己是谁。”

男子接受了这个说法，这确实是他当下最在意的事情。看着眼前的分岔路，一条从主路延伸出来，携带着城市的气息，污水在霓虹下静静流淌；另一条被花草所覆盖，雨后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，蜿蜒的小路上满是泥泞。

“多年以后，你或许会发现，在那个看似平凡的一天，却站在了岔路口，作出了一个足以改变一生的选择。”

“有时候，人生的选择有很多，但谁也不知道当前的选择会产生怎样的结果，是否都有光明的未来，或许一个当时看似合理的选择，却会在许久之后露出弊端；或许无数次正确的选择，最终却无法达到理想的彼岸；或许看上去不那么正确的选择，却能够在之后时来运转，有所突破。”

“人并非全知全能，所以选择总有不完美性。但选择了就不要后悔，虽然你一定会后悔，因为任何选择都会遭遇挫折，这个时候，你就会想，是不是当初另外一个选择会更好。”

“但无论如何，总要作出一个选择，只是走在路上又怎能知道你是谁呢？也要抬头看看前进的方向啊。”

……

引路人絮絮叨叨地坐在男子旁边，等待着最后的决定。

男子思忖许久，引路人却并不着急，他拿出一个透明的三阶魔方，与普通的魔方不同的是，在魔方里面有一个人形玩偶。

随着魔方的转动，玩偶会在机缘巧合下从一处落到另一处，却永远也无法逃离引路人手中的魔方。

终于，男子长舒一口气。他看向引路人，却没有选择任何一条路，而是向回走，沿着来时的路线。

引路人稍显惊讶，但很快镇定下来，显然在他的引路生涯当中，并非没有见到过这种情况。

只是这次不一样，引路人老了。

他无奈地摇摇头，手掌发力，将透明魔方捏碎，鲜血从手心处流出，那个人形玩偶也随之掉落在地上，不知道滚到哪里去了。

不过此时显然不是关心这事的时候，引路人稍微昂头，四周无比寂静，但平静之下却可以感受到灵魂焦躁不安的气息。

远处人群中有身影快速跳跃而来，“伥鬼”围住了引路人。

“看来，你找到了继承人，但是这值得吗？这次，你逃不掉了。”

视觉中国供图

“伥鬼”抛掉了人皮，只留下黑影重重，嘶哑的声音不断聒噪着。

引路人将长袍解开，向天空抛去。

黑影一拥而上，把引路人团团围住，最先接触的黑影化作泥潭，将他一点一点往深渊拉去。

然而在他的视线中，一个身影正向他跑来。

是愚者。

“还真是个傻孩子啊。”引路人的胸口已经在泥土之下，他用尽最后的力气挥了挥手，示意他不要再过来了。

不过在意识模糊之际，一股力量从他流血的手掌处传来，试图将他拉起。

“不要放弃啊！”

但一切已无济于事。

“伥鬼”化作泥潭，一切重回平静，引路人的长袍缓缓落下，披在愚者的肩膀上。

……

房间里，一个孩子正蜷缩在角落里，他刚刚从噩梦中惊醒。

门开了，孩子抬起头，走廊里的光线从门口传来，他无法看清来人的面庞，只看到来人向他伸出手。

“跟我走吧，我是你的引路人。”

编者的话

人生旅途中，一个好的引路人能照亮你的前路。但引路人并不能代替你走路，路终归在自己脚下。成长需要不断地学习，只有不断奋斗，才能走上成功之路。

欢迎把你的作品发给“五月”（v_zhou@sina.com），与“五月”一起成长。扫码可阅读《中国青年作家报》电子版、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创作频道、中国青年作家网，那里是一片更大的文学花海。

视觉中国供图

执子之手（科幻小说）

“‘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’明慧你好，我是你的AI引路人，编号1202。你可以向1202倾诉你的烦恼，1202很关心你……”

听着刚充满电才启动的1202一遍又一遍地喊着自己的名字，明慧不耐烦地翻了个身，用枕头捂住了耳朵。可1202的声音依旧在耳边回荡，于是她顺着床沿摸向桌面，用尽全身力气将声源处的圆球扔到了地上。

“嘭！”

伴随着圆球砸在地板上的巨响，回荡在房间内的问候声暂时消失了。明慧再次躺下，摸索着寻到枕边的纸盒后抽出纸巾抹去了自己眼角的泪痕。然而感受着自己面前从虚无中蔓延出来的、无边无际的灰色，她刚刚止住的泪水再次涌出。

如果自己能注意到那辆闯红灯的轿车，她想，如果自己躲避的反应能再快一点，如果……

眼眶的刺痛将“没有如果”这一鲜明而残酷的事实刻入了她的脑海。几个月前的一场车祸损坏了她的眼睛，把她从五彩斑斓的世界中抽离出来，并将她的生活拦腰截断。明慧只能中止自己的学业，在父母的照顾下进行康复治疗。可在其他伤情痊愈后，因撞击而受伤的眼睛却一直无法被治愈，甚至可能终生都无法重见光明。

“吱呀——”

听到房门打开的声音，明慧赶忙将纸巾藏起来，拉上被子装作熟睡的模样。白天的明慧是个人人都会夸赞的坚强女孩：她对待医护人员彬彬有礼、积极配合治疗，也没有因为失明而表现出丝毫的失落。只有在独处时，她才敢卸下伪装出来的乐观，释放无处发泄的焦虑。

她听到父母走进自己的房间，把落在地上的1202拾起放回桌子上，为她盖好被子又走了出去。1202又一次发出了问候，明慧叹了口气，不耐烦地回复道：“1202，不要再喊了，我要睡觉了。”

“好的，明慧。晚安，祝你有个好梦。明天要记得继续与1202一起进行模拟道路训练哦。”

AI引路人1202是用于帮助视障人士的智能机器人，它能读取卫星导航、道路实时信息并运用大数据算法为视障人士提供高效、精确的引导及读写功能。不仅如此，1202还具有高智能虚拟人格，可以为使用者提供独一无二的支持与陪伴。

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，1202都应该是明慧的好帮手与好朋友，可明慧却没办法接受它。也许在明慧的心里，她无法接受自己失明这一事实，也没法将冰冷的机器视为朋友。

当晚，明慧做了一个梦。她梦到自己回到了5岁的时候，同妈妈一起玩“蒙眼找人”的游戏。在被布条裹住双眼时，黑暗笼罩了她的世界，慌乱令梦中的她忘记了游戏规则，伸出双手慌不择路地向着她心中母亲所在的地方跑去，希望能够牵住母亲的手——那是她小时候最安心的时刻。

“妈妈，我怕……牵手手……”现实中，满身冷汗的明慧呢喃道。摆在桌子上的圆球在听到这句呓语后轻轻地闪烁了三下，随后又暗了下去。

也许是大哭一场消耗了明慧的体力，她起床时已是第二天下午。

“1202，现在几点了？”

下意识地，刚刚睡醒的她嘟囔着询问时间，却并未得到任何回应。在又叫了几声后，母亲推门走了进来，摸了摸明慧的额头。

“已经3点了——眼睛还疼不疼呀？1202今天凌晨向主机发送了定制改造信号，上午被召回改进了。”

太好了，终于不用听它啰嗦了！明慧感到很开心。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她非常难受：虽然依旧能够活动，她却总是弄不清物体的具体位置，还在上厕所时磕伤了脚踝。在被窝中揉着脚踝的明慧有些想念1202了：“1202，我不该扔你来宣泄我的痛苦。你快回来吧。”

一周后，改进完毕的1202被送回明慧家中。在母亲把1202从盒子中拿出、递到明慧手上时，明慧惊讶地发现1202有了温度，形状也不再是光滑的球体——而是一只与人类一模一样的手。也许是为了防止与人类皮肤太过相似，手的外壳有细腻的磨砂感，摸起来非常舒服，也很容易被人抓握。

“明慧，这是1202的新形态，你喜欢吗？我还有了新的名字，就叫‘小手’！小手知道你一直很害怕，一个人承受着事故造成的痛苦——因此小手会一直陪着你、帮助你，紧紧地牵住你的手，做你的引路人。‘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’，你愿意与小手一起努力，克服困难、乐观生活吗？”

“我愿意！对不起——谢谢你，小手！”

……

转眼间，明慧家便换上了新一年的台历，明慧的生活也变得有序起来。在小手的帮助下，明慧能够独立在附近的街道上行走、照顾自己的起居，也能在它的辅助下阅读文字、以听解说的形式观看视频。明慧还认识了很多和自己一样的朋友。在交谈中，她得知有些视障人士不使用AI引路人也能独立生活，甚至还学会了书法与绘画，成了有名的艺术家。“他们真厉害，我也要向他们学习！”听到这些后，明慧在心中默默发誓。在小手的帮助下，失明的她没有落下一点功课，甚至还学会了吹口琴。

明慧本以为她的日子会一直这样下去。可有一天醒来后，她却发现小手再次消失了。就在她疑惑的时候，父亲与母亲冲进屋内紧紧地抱住了她——一名眼角膜捐献者与她配型成功，她即将进行移植手术，而小手也要去帮助其他小朋友了。

手术很成功。她给捐献者写了一封感谢信，却不知道要投去哪里。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间明慧便已长大成人。她成了一名科学家，专门研发改进同小手一样致力于帮助视障人士的智能引路人。在休息日时，她还会作为志愿者去特殊学校教导需要帮助的孩子们。每当有孩子问她叫什么时，她总是温柔地回答“引路人”3个字。

长大后的明慧也了解到，小手离开她后便会消除原先的记忆，将与她一起生活的经历化为训练集完善模型，并用于更好地帮助下一个人。但她依然渴望见到带她走出黑暗的小手。

一天，明慧在回家的路上，看到一个拄着盲杖的小女孩有些害怕地站在马路旁，便耐心地领着她过了马路。“谢谢大姐姐。其实我的小手能带我过马路，可是它今天没电了……麻烦大姐姐啦！”

明慧低下头，看到了表面已经有些粗糙的小手——银色的小手。

河流带我走出童年

孙超杰
武汉大学文学院教师

一些声音飘浮着，但你却分不清它的方向，这就像童年一样。在那个遥远的童年的午后，当我们厌倦了田野的奔跑之后，开始沿着一条漫长的河流行走。在那个遥远的童年的午后，时间已被忘却了，在高大茂密的芦苇荡中，空间也渐渐离我们而去。我们顺着太阳的方向一路向西，争取在暮色降临前找到河流的尽头。

在这群寻找河流尽头的孩子中，我是年龄最小的一个，总是跟在他们后面。有一个只比我大11个月的伙伴，妈妈说我出生时他已会行走，甚至尝试着抱起我。这些我当然都不记得，只知道他现在已经是3个孩子的父亲。这群寻找河流尽头的孩子其实都是邻居，占据着一个村子的路口。每当寒暑假，这个路口就变成一个游乐场，每当吃晚饭的时候，这个村口就回荡着每个孩子的乳名。我们很少去河边玩，因为要跨越广阔的田野。更为重要的是，那条河流据说蜿蜒漫长无尽头；而我们很早就知道童年有限，开心快乐的时间有限。我们不愿意将有限的时间，花在找不到尽头的事情上。

童年就是这样，很多事情莫名其妙地发生了，没有理由，没有所谓的命运指引。一切就那么发生，一些人一些事就那么离开，而留下的事情要很多年之后才被大家提起。我们突然就决定寻找河流的尽头了，那个比我大11个月的伙伴引领着我们。很久之后我们才明白那条河流是那么美丽，阳光渐渐西斜，河面映射的余晖越来越灿烂，似乎是我们童年最后的璀璨。我们一直沿着河边走，看到小渔船，看到颓败的石桥，看到一些陌生人扛着锄头离开。但我们还不想回家，有那么一刻我不确定是因为我们没找到尽头，还是因为我们还没玩够。这两件事情似乎很难区分，长大后的我依然常有这种困惑。我们沿着河边一直向着夕阳的方向，就像朝着某种远处或者某种未来；那位童年的“河流引路人”就这样带着我们走出村子，走出了那片美丽的童年。

我不记得我们后来怎么回的家，也不记得父母有没有责骂我们。其实这些都不重要，很多事情就这么被遗忘了，尽管当时觉得很重要。就像在“河流引路人”的指引下走出童年，我也慢慢走出了村子，去往一些更大的城市。在这些城市里，我同样找不到方向，在下班的地铁上，会时常回想起童年的“河流引路人”。在那些无忧无虑的童年里，有时候我们玩到太晚，我不敢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，他们就呼喊着用声音为我吓走妖魔鬼怪。那些声音就这么飘浮着，虽然我分不清它的方向，但我知道它们就这么永存于我的童年。